詩經剖疑

詩經剖疑卷之十三

閬中

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故詩傳之爲大小正也然其篇本有小大之殊而先儒又說有正變之別按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先儒謂之正自六月以下謂之變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謂之正自民勞以下謂之變然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

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勢則亦有不可改者矣愚按朱子此論較諸先正頗為明悉　詩緝曰雅之小大以其體之不同而論蓋與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太史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呦呦鹿鳴文王在上則大小雅之氣象見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音杭

呦呦聲之和也鹿食必相呼故其聲和苹生水上無根而浮常與水平也瑟笙二器燕禮所用之樂亦取其和簧者笙中所用之簧取黃中通理之義鼓者取鼓動忠愛之義故下文接以好我好我者愛我也周行大道也示我周行乃謂之眞好我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傚胡高叶

蒿草之高者至秋愈青取人臣貞心報國蒿目憂時之象孔甚昭明也視與尓同恌偷薄也敖樂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湛音耽 詩林反

芩澤中草名莖如釵葉如竹蔓生取君子拔茅連茹之義疊用鼓瑟〻一語不一而足之意湛者樂之久也

序云燕群臣嘉賓也言鹿之得苹呦〻然和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燕樂嘉賓當有誠懇

相招呼以成禮也故燕享之閒鼓瑟吹笙而又鼓簧以樂之矣且奉筐而行幣帛之禮焉如此恭敬而欵厚也庶幾哉嘉賓好我示我以日用所行之大道乎夫好我示我則猜忌去話言通德音可得而聞矣我嘉賓者大道積中令聞昭著足以示民挽其偷薄之風而爲君子之所則傚固不待言語而裨益於我者深矣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遨㢮乎從容欵洽而有磨礱浸潤之益者乎然我鼓瑟鼓琴不一而足和樂而且湛焉又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惟安其心則

上下志同手足腹心之愛藹然于樽俎之間而教示之無已也夫　愚按首章是丐言于嘉賓次章是式行于嘉賓言行咸宜君民交益則嘉賓益當燕樂而享其成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倭音威

騑騑行不止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說文煑海爲鹽煮池爲盬盬苦而易敗故以不堅訓之舊說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似屬牽強愚謂

靡如草之隨風而靡盬如煮池之鹽不堅固者此二字當併用如王室陵夷之類是也靡盬應是當時成語故詩中屢引之又云盬若河東池水風吹自然成盬不假人力者也茲當有事臣子劬勸効力之時其安然受福者不同矣靡者多之反也盬者艱之反也卽是王事多艱四字較爲直截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馬叶滿彼反上三句一韻下二句一韻

白質黑鬣曰駱馬其性耐勞苦嘽嘽喘息貌馬

勞則喘息也啓起處居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下叶後五反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叶滿彼反

翩翩飛貌鵻祝鳩孝鳥將奉養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以其孝故爾是以孝于不獲養而稱焉載飛載止言其飛止有定集居不遠非如使者之久役不返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

諗○騑音侵毋音無諗音審

騑騑騛貌諗相訊之意將毋是虛詞非指上文將毋也作歌者自言自語如此亦豈無有來訊者而相與慰勞乎是亦無聊之極思也

傳云勞使臣之勤也言觀此四牡而騑騑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懷歸乎特以所懷有重於此者為王室之多難也故我心傷周道之倭遲悲王事之靡盬爾又此四牡中有所謂駱馬者極耐勞苦亦嘽嘽然而喘息矣其勞如此直為王事之故而不遑于啓居也我亦不如夫

鵻之爲孝鳥矣翩翩者鵻猶或飛或下而獲止
于所安之處我爲王事靡盬而不獲養二親曾
鳥之不如也夫一駱未足又駕彼四駱馳驟未
已又駸駸然疾逝矣我既歸不獲但用作歌以
自慨歎而寫其勞鬱之情得無念我而來諗者
乎將母來諗即代寫其行役之勤也序云有功
而見知則悅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駪音莘

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

曰隰駪駪衆多疾行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馬二歲曰駒此言維駒者葢自二歲以上明其壯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莫悲反

騏蒼白色見小戎如絲調習也謀猶諏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駱見四牡篇沃若潤澤也度猶謀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詢猶度也禮大夫乘車

駕三匹大夫卿與諸侯駕四今皆云六轡者或係上大夫卿奉使而又有王命之重事也傳云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之不以高下易其色也其自言若曰彼煌煌然草木之光華遍被于原隰無高下之殊矣此駪駪之征夫其徒衆多而趨事疾也豈無所感發乎乃心志之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者此我馬之爲駒騏駱駰也駕此四牡之六轡皆濡潤而調習矣以之載馳載驅于道路問無非欲廣詢博訪庶幾其有獲焉乃入而告之我后也豈爲是徒

行若哉愚按周若無人不訪無處不問諏若聚
群議而採擇之謀若樂天下嘉謀而共計之度
若體量以酌其宜詢又卽其所度若審究以盡
其變也必如是而靡及之懷始可喻矣序云達
而有光華者卽此之謂夫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韡音偉

鄂蕚通韡韡光明貌衆卉獨常棣枝條蕃盛取
一本枝分之義枝條繁而華蕚藉以輝映喻兄
弟多而骨肉藉以光榮也傳云常棣燕兄弟也

序云周公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此詩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懷叶胡威反

此言管蔡之事死謂受戮喪謂待放兄弟即二叔也威者人主五刑之天威罪在不容即兄弟亦所不宥也孔懷即懷刑之謂言此可不畏乎原隰高下異處也裒分散也與剖同義求者周公求之也求之者戀戀不舍冀其爲善而不欲其長惡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音灘叶他涓反

脊令小鳥每群下取食屢啄屢顧見人必疾鳴

同群飛去喻兄弟遇難相救亦猶是也此詩作自周公益流言告變召公曾疑之今公作詩呼曰良朋即指召公也召公心會公意自悔昔時之疑故爲之歌此以親九族述良朋烝歎四句所以明公之心亦所以謝其過于周公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叶而主反

鬩鬩很也烝當作蒸薰蒸和樂之意戎兵也指東征而言蓋管叔在家庭時已與周公不合叔亦素負才畧公慮有内變故使監殷于外爲此委曲之計以全骨肉望其即不合于内亦當外

禦其侮耳柰何一旦變生在廷諸臣無能代公破斧之誅郎氣頹薰蒸如召公者徒永歎懷疑而不敢當其任故曰烝也無戎召公如此其他臣鄰可知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承上章言喪亂以殷叛也既平者誅放已定安寧者天下安堵而寧謐也然是時放者放誅者誅惟知有國法不敢市私恩而重手足故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言手足之有傷不如朋友之安全也公為此言亦所以望召公之終好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飫叶於慮反

儐助祭之賓也祭畢交飲飫即飲之綢繆也祖考之子孫盈列即兄弟也既具者諸國咸在而三叔獨不在也和樂謂和樂諸國之兄弟孺者猶夫一本之孺慕也此時沉者尚聚疎者尚親而柰何管蔡之不然也所以重嘅之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湛音眈

此章又以妻子形兄弟猶上章以儐者相形也翕合也湛樂之久也籩豆以上慨歎已盡好合以下又設為有此和樂其能然否亦不聯之思

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承上章妻子好合而言孥子究窮圖謀亶信也

其然疑辭不必然之詞也

此詩疑成王東巡成周姬公過殷都傷二叔而作召公因歌之以糾合同姓之諸侯也故引常棣以起興見兄弟相親之至猶如常棣之華萼相附麗而光華也故于其死喪之事而深憫之雖分散異處猶必相求之之切焉且如水鳥之疾鳴同群而知兄弟之同難相恤如此而示之

何不能遂也當時如召公素稱同心者亦不能不爲之長嘆息矣但二叔蕭牆之變不思外侮之禦出師討罪將所不免當時雖有良朋和叶無間若召公者亦不敢當破斧缺斨之任而爲郎戎之舉也及公東征而罪人斯得是亂平而安且寧矣召公諒公之心憫公之痛和好如初一時耆舊諸臣共享太平之福而二叔甘于淪放是有兄弟不如友生也安寧之後祀典舉行而祖考之子孫臣庶陳籩執豆祭而醉飽諸國之兄弟具在和樂而且孺焉我同氣之兄弟

安在乎夫兄弟為一體之親非若夫妻為二姓之合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好之而後合與天合者有間矣絲桐合而成器鼓與琴瑟合而成音安得如兄弟合不以好樂不以器其為純任自然者乎故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獨備四序之和愈久愈洽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孝弟是也然公于是時知室家未嘗不可宜妻帑未嘗不可樂獨兄弟之翕鮮克有終靜言思之以究其始而圖其終豈能盡如我之願望而亶其然乎自疑而自問之辭也此詩曲折悲婉與東

山破斧同調非周公身當其變不能作也故左

傳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丁丁伐木聲喻伐木者前呼後譍其聲相應猶夫嚶嚶者非一鳥之聲也人之與友生聲氣相求何莫循是相志則乖相求則和匪獨人謀神明其鑒之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藇音序埽叶蘇吼反簋叶己有反

許許衆人共力也藇美貌羜未成羊故從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也曰肥牡則不止于羜矣諸父是同姓中朋友諸舅是異姓中朋友曰舅父尊之之詞兄弟親之之詞左傳所謂叔父舅氏及我友邦俱此類寧適不來冀其來就而又恐其不然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愆미 起淺反

愆多也踐陳列也乾餱食之薄者湑亦釃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蘇子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謫故君子于下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

愚按上篇常棣思兄弟而歎良朋之無我召公爲之和歌此章姬公感其意又作伐木以謝召公雖會合叔伯甥舅之國意之所重則在召公也故以伐木喻戮力嚶鳴喻求友出谷遷喬喻公向遭流言之變心迹難明有顯于幽陰会

心迹既彰似已遷于高明也嚶鳴求友郎迹上章作常棣以告召公之意神之聽之喻王聽自此和平而君臣朋友永釋猜疑也上言兄弟相求此言朋友相求求字中有無限委曲叙述不盡之意非周公一片懇誠不能有也又聽伐木許許之聲而知朋友之德業相助必不可已指玆爲釃酒有羙以洽其情且洒掃于庭陳饋于器亦既豐潔矣又烹羜壯之肥腯以召諸父諸舅惟恐其見却故佇望閒恍然懷曰寧適然有故而不來乎無乃其弗顧我謂我所行之有咎

差耶又釃酒之多籩豆之列豈兄弟之無遠也
然而人情相親甚難相失甚易人乖朋友之好
非必大故但乾餱之薄有所悋惜而亦能致過
愆則其餘可知矣我有酒而湑無酒而酤坎坎
伐鼓蹲蹲起舞稍及閒暇則燕飲以相樂庶免
失德之愆而膺和平之福者乎是故蘓氏曰君
子于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始爲用情之之至
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

益以莫不庶除去聲

保安也爾指其臣言單盡除授也今之選官者曰除授義出於此庶蕃庶也不止於身而又及其子孫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戩音翦

戩盡穀善也福者百祿戩穀之總稱遐福則不特一身之近福也維日不足是福多日少極狀其不倦之意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

方至以莫不增

此頌而寓規之意與戚也山者阜岡陵之總稱既曰如山矣又曰如阜岡陵卑以自牧地山之所以謙也又曰如川之方至流而不溢見險而能止水山之所以蹇也增益也損上乃所以益下而成風雷之益也此皆欲其謙以受福之詞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亨叶虛良反

此連下章舉其助祭獲福而言吉謂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宗廟之祭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古公先王王季以下也君曰卜爾二句代其臣自言即周公也萬壽無疆以福而歸之于君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弔音的福叶筆大反

弔至詒遺質實也此承上章言周公始受福也福兼神民而言凡稱福者祭而神享之令而民從之也人臣無福以百姓爲福百姓無德以日用飲食爲德民之質也神其益享之矣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

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此章是民願其獲福之詞曰月南山皆永久之物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和茂也

序云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愚按小雅諸篇多係人君之遣其臣下則此章爲以福祿而祝其臣亦奚不宜哉南山有臺之篇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則知天保爲祝其臣非誣也詩言周公盡忠王國日夕不違成王爲詩以祝之曰

天之安定爾亦甚固哉福祉盡厚于爾俾何福不降于爾也且子孫極其蕃庶者乎噫天之所以厚之者亚君之所以厚之也天又安定乎爾俾爾盡善之事無所不宜而受百祿焉以善而受祿非倖致矣且降爾遐福㴱昌而未艾也維以日計亦何止足之有又俾爾盛其謙光如山阜岡陵然又如川之方至而不息然謙受益蹇有喜何莫而非受福之地哉夫且事神治民無受福祉爲諏吉蠲忱而治粢盛以用孝享助禴祀烝嘗之祭于公廟之先王然而君尤致謹慎

而曰卜之卜之而良斯萬壽無疆矣且神至而祖考來格亦遺爾以多福而此庶民者要歸于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無所粉飾于其間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而則象之盡返于秉彝淳樸之風焉民之德皆爾德也爾之禔福亦何窮盡之有民將頤爾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固永不虧崩如松栢之茂而民無不承其庇廕也夫神民之福盡皆其福是即天與之厚者也周公備嘗艱阻以有今日其禔福之厚非尋常可及故其祝之相稱若此味保固字則周公

之福得自艱危可知矣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作叶則故反莫音暮

薇菜名似藿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古人席地而坐必跪而起猶云立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渴叶巨烈反

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聘問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疚叶訖力反 來叶六直反

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名之曰陽月疚病來歸也古者戍期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十一月而歸其曰陽止者乃預作歸計如束裝之謂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華叶芳無反 車叶居奢反

爾華盛貌常常棣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業業壯貌捷勝也一月之間三獲勝功方有得歸之

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騤音逵腓音肥服叶蒲北反

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弭也魚獸名其皮可為弓鞬矢服戒歸也如戒歸之戒棘刺也師旅所過荆棘生焉之謂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哀叶於希反

霏霏雪盛貌遲遲長遠也凡人喜極者翻如悲

傷行路之亟者𧾷翺似遲遲也

傳云采薇勞師也時戍邊者第見薇自生出而柔自柔弱而剛物候之不齊如此當斯時而懷歸則歲亦莫止矣凡此所以令我離其室家而不暇于居處者益爲玁狁來侵之故封疆多事不獲已而然也我雖曰歸而未得歸憂心烈烈如饑渴然而不得飲食矣且戍事未已倉皇而未有定安能使人而歸問我室家乎曰歸而在十月之陽時宜可歸矣乃爲王事艱難而不遑啓處是以憂心愈甚焉憂我之行役或終于外

而不獲歸豈能似湯之必來復者乎彼爾然者常棣之華也彼業業者君子之車也駕此強盛之車馬何敢以定居乎期一月間三奏捷功焉始可報命而旋歸也彼騤騤之四牡君子以之依乘士卒憑之動作帥卒輯睦於此見矣天且行列整齊弓矢精好然非所樂也豈不日以戒歸爲念而玁狁孔棘安能忘戰備乎言雖捷而猶若未捷又欲歸而不得亟歸也及玁狁既平而歸途猶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正采薇之時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正歲暮之時也孰知

途遇雪而行遲又復遭乎饑渴歸時有此道途之苦也哉此詩前五章之不獲歸是未得代之時卒章則設言代而歸于中途追叙今昔之景物以見傷悲之不容已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牧叶莫狄反 載叶節力反

牧郊外天子周王也謂我來者戍歸而復命于天子也僕夫左傳所謂某人將上軍某人將下軍某人爲左右戎古之御者實與將軍差等非

卒伍流也多難卽指西戎之亂承上章玁狁來

故云多也于牧于郊南仲奉命以先出而待戎

者之後來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

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郊叶高旆叶蒲蘇反

郊在牧內益前車已至牧後軍猶在郊也龜蛇

曰旐鳥隼曰旟旆旆飛揚貌悄悄憂貌况又也

瘁者僕夫作秫駕而郎于役也若非戎還復遣

則不得還云瘁矣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彭叶蒲郎反

南仲大將即方叔吉甫之儔也城守禦方朔方也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旂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貌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言朔方城而玁狁之難除蓋禦戎狄者守備爲本而不以攻戰爲先也城朔方者似絕玁狁交通之路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華叶芳無反

黍稷方華初戍時也雨雪載塗再戍時也即雨雪霏霏之後重其役也喻將士以不獲已之故

凍釋而泥塗也簡書策命臨遣之詞懷暱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降叶胡攻反

草蟲二句喻物之以類從如婦人之于其夫也故未見而忡忡既見而心降耳降猶言放下也孰知乍見而即行心乍降而復忡忡者乎所以然者益為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而我當徃隨之也薄伐者城而守之非殄治之也與上章一月三捷者不同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

䣛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言凱還之景也訊者聲言以責其不恭使自引去不用殺伐也獲醜者獲其醜虜爲首之人也薄言者雖勝不驕有功不伐之謂此亦設言玁狁既平而後可得歸也似臨別而致祝之之詞

此承上篇玁狁之患而戍者歸家而復遣也故述其語于衆曰我致命于天子之所而來歸矣然有先我而出于郊外者我能安處於家乎於是召左戎右御者而謂之載輸以任大責重之

意也王事多難玁狁西戎同惡相濟防備之事不得不周如此故前軍至牧既設旟以統之矣而後車在郊者亦建旐設旄焉彼旟旐豈不旆旆而飛揚乎旂幟雖易而戎人不改故茲僕夫之憔悴而我心悄悄然憂矣暇修車徒以鳴得意乎夫將帥非他乃王命南仲朔方之干城也於是車旂鮮盛承天子之命而城彼朔方南仲一出威名赫赫而玁狁有不蕩平者乎夫玁狁于襄是不待戰而遯北方定矣故一往一來而景物不同若戍人所偶觸之狀也未見既見而

離別不免者戍婦所必致之情也然頼有赫赫之南仲威望素著城之于朔方伐之于西陲而渠魁既得脅從罔治或訊之或獲之武功告成可以還歸矣計其時為春夏之交也是役也自冬而徂春戍雖再而不甚淹也城彼而薄伐力雖疲而不盡用也伐西戎者正是蕩平玁狁之終局故篇內玁狁于襄于夷屢言之耳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睆實貌嗣續遑遽也陽止南方日月所行之道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母叶蒲浦反

此章為行役者度其家人之詞與陟岵陟屺相似憂我是讀父母是句言憂我者父母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以兩期之久而知之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

止會言近止征夫遹止（求叶力直反敕叶訖力反偕叶舉里反近叶渠紀反）

載年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

此勞還役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之故時日相繼孤特無依亦猶是也彼日月之行各有九道皆止于南方之陽而我征夫則長處于北方幽陰之地其苦為何如所以女心傷止止于傷不能移而之喜也征夫遑止止于遑不能移而之安也夫杜杕睆實去歲秋冬之交其畢成之候乎茲實落而又

葉盛則今歲二月可以至家矣柰何卉木萋萋春暮之時而猶不歸女心必止于悲行役者亦必歸家而後止也斯時征夫想像其家我父母必將陟彼北山而言曰我子於是時采杞以食矣言軍行之苦也以王事多艱貽我父母之憂亦料檀車之堅者幝幝然敝矣四牡之壯者痯痯然罷矣在遠之久如此征夫宜其不遑也何尚不歸哉夫無歲而不來歸猶然使我念之而甚病焉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宜乎憂恤之多也故且卜且筮皆言征夫亦邇而將止矣夫征

夫而歸止則憂心之傷悲可逭而王事之靡盬亦少紓矣此即所戍徵役者室家而思其君子之詞

杕杜四章章七句

詩經剖疑卷之十四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音禮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叶羽已反

物其多矣惟其嘉矣 嘉叶居何反

物其旨矣惟其偕矣 偕叶舉里反

物其有矣惟其時矣 時叶上紙反

麗離也易作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罶網也

所以留魚按埤雅云鱨魚性浮而喜飛躍鯊魚

性沉而喜沙中行皆難網者能麗且罶則皆在
所麗所罶之中矣旨美也旨且多言酒美而魚
又多也爾雅魴魚若食若不食網之極難故豳
風云九罭之魚鱒魴凡物膽皆苦鱧魚膽獨甘
故以興君子有酒多且旨言酒多而魚又美也
鰋魚善偃鯉魚善伏亦難網者旨且有言酒旨
而魚又蕃有之也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
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
能時言禮物之周備也玩三物字似指魚而言
不然則旨而多而有者俱以酒言爲順矣序云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謂江漢之閒嘉魚出于丙穴烝發語聲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樔也以薄汕魚也衎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木下曲曰樛纍蔓綏安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罩音笊樂叶五教反汕音訕衎音看纍音壘鵻音隹

思語辭又當作乂與來字叶乂治也且與上章綏字義通舊說又者既燕而又燕恐涉于俚

序云樂與賢也言南有嘉魚則罩而汕之野有賢人則君子式燕而衎樂之正道其樂與之心也惟樛木下垂故甘瓠得以纍之君子有酒故嘉賓式燕而安之其樂賢如此所以賢者聞風而至如孝鳥鵻鳩翩翩然群飛而來則嘉賓之德誠有作乂之可思已夫嘉賓式燕始為和樂繼而綏之又繼而乂之樂愈盛而志愈不亂也

安安而治所以形容嘉賓之德眞可樂與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臺叶田飴反 萊叶陵之反）

臺即莎草附子萊葉香可食兗州人蒸以爲茹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母叶蒲彼反）

德音猶父母之心愛子無已故君子之德音亦

無已也與金玉爾音相反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山樗杻檍也茂叶莫口反茂故不已也眉壽秀眉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耇叶果五反

枸枳枸楰鼠梓也黃黃髮黃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艾爾後卽上文爾莫不庚

臺萊二草名桑楊以下皆木也合五章所舉草

木各有倫類臺也萊也附于地者也故曰邦家之基桑也楊也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與李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與杻枸與楰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耇其取名義之相當非但叶韻而已

序云樂得賢也言物之栽者天必培之況樂只君子其德足為邦家之基天不使之萬壽無期乎桑楊杞李皆足以蔭庇而永久而樂只君子不得其名與壽者乎載觀栲杻枸楰之長茂則君子之壽將有徵德愈茂而益保艾乎後人矣

此皆道達主人尊賓之意　傳云大臣所以報王也夫人臣報主孰有以人事君者况老成人尤難得乎鄭氏以爲周公祝留召公所作與書君奭篇指同召公不去卒受顧命而輔康王歷二紀有餘其有得于周公之諷詠深矣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寫叶想羽反

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也君子指諸侯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處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爽叶師莊反

瀼瀼露蕃貌龍寵爽差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泥音你

泥泥露濡貌豈弟樂易也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故以宜兄宜弟美之壽豈壽而且樂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鞗音條

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冲冲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攸所同聚也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言蓼蕭厚被乎天澤栽培之理有固然者况既見君子我心有不輸寫之盡乎是以與之燕笑以洽情好人皆稱之有得君之譽而安處乎聲名之列也又觀蓼蕭得露瀼瀼因材而篤天澤何私哉况我君子有寵光之盛德不爽者而終不忘也天子以見臣下爲寵光正因其德耳

又觀蓼蕭得露泥泥因物付物天何心哉况君子有可樂之令德又能宜其兄弟將壽考且樂而不渝矣夫蓼蕭爲天澤所厚被况君子之盛德形于侯度郎一鞗革和鸞亦冲冲而順適雝雝而協應聚順如此不爲萬福之所聚乎此所以有笑語之欣譽處之慶壽考多祜之綏君子以令德之一身會其全也不爽者無二三也壽豈者釋𠈁忌也福本于德譽不忘規昔君臣之交相勉如此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猒猒夜飲不醉無歸猒平聲

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猒猒安也夜飲私燕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猒猒夜飲在宗載考

豐茂也夜飲必于宗室葢路寢之屬考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顯明允信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序云天子燕諸侯也言湛露必陽而後晞況我夜飲君子不醉安得伸吾情乎露以夜降者也因夜飲故近取以為比匪陽不晞期燕飲之逹曙也彼湛露而在豐草言草茂則露多喻夜飲則受恩尤渥也故必于宗室以成其禮在易親之地而後情可洽也然宗室非堂陛之森嚴其地易忽也且厭厭之久飲其時又易肆也吾觀杞棘莫不有湛露而明信之君子莫不有令德所以飲酒雖多有節而不肆也再觀繁實之桐椅潤以露斯離離然而下垂與燕之君子有禮

而不亂其體貌之恭謹亦猶是也夫當厭厭之夜飲而猶有令德之威儀君子之可美當何如哉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賦湛露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弨音超貺叶虛王反饗叶虛良反）

彤弓赤色周尚赤故以爲重弨弛貌禮云賜弓不張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

設一朝右之載叶于刋反右叶于記反

載抗之也言抗弓體使正蠡藏之謹也右侑通

饗必有侑賜以彤弓則侑之大者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

設一朝醻之櫜音高叶古號反醻音酬叶大到反

櫜韜歛使色不壞醻報也

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也

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

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也中心貺之言

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戚也且有傾倒敏速之

意言一朝舉以畀之未嘗少有遲留顧惜于其間也鍾鼓享武臣之樂故聽鍾鼓思武臣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叶五何反

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君子指賢者而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言貨貝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楊舟楊木爲舟也載沉載浮言浮沉之物舟能
載之也休者休休然安樂也
序云樂育材也張氏曰中阿中沚中陵皆以喻
學校菁菁者莪則以喻學校中人材之盛也既
見此成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思儀則之矣
喜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也至
在彼中陵則晉用于朝矣君子之爵祿下盡其
忠愛交相錫以爲重所稱明良喜起聚國家之
大寶者也百朋奚足喻耶然而人才難得未可
以君是其幾也如楊舟之汎汎載沉載浮尚且

無定此心如之及旣見君子而我心庶乎少慰
而休樂矣葢求賢之難而得之乍見喜可知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
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服叶蒲比反 國叶于逼反

六月若盛夏出師急也棲棲猶皇皇簡閱靡寧
也戎車兵車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
服以韋弁爲之孔熾若如火益烈甚于六月之
暑也王宣王出征者吉甫受王命爲將出征玁
狁卽若王之親征也玁狁不戢啓疆無已若不

征之國非其國矣征玁狁者所以匡扶王國非顯武而然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周禮大事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頒之比物齊其力四驪齊其色也閑習則法也服戎服也與常服不同于三十里者師行三十里郊牧之閒戎服始備言其亟也大抵郊牧之閒師行少憩以待軍裝之齊備而後長征也如出車篇自彼牧矣可見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脩長廣大也顒軒昂可觀之意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服即上文戎服戎服故謂之武服上言成此言共者共即嚴翼二字因嚴翼以見其共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茹音孺穫音護行叶戸郎反

茹柔整齊也焦在今陝西三原縣界有險可乘故曰整居言恐其來當整列居要以待之也穫

近焦地名鎬即鎬京涇陽縣名言其來愈逼而出征之不容已也織微織以其在軍爲微號之織與幟字同鳥章鳥隼之文章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軍之前鋒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軍無選鋒曰北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叶許言反

承上元戎十乘而言凡車之行主動動則必揺既安者言其不揺動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

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太原令之固原鎮是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憲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久叶舉里反友叶羽已反

此言策勳之燕侯維也諸友行者居若之人不一而足張仲其友中之人也申之以仲者吉甫以仲爲重故也張仲之足以重者豈有他哉孝友而已　按章首燕喜受祉二句則吉甫受宴

於宣王者已見矣已下則因出行日久而展其
慰勞飲御之情因張仲之在而卜其平日相資
之益也
周厲王之世夷狄内侵逼近京邑及宣王即位
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故詩人作歌以
美其事馬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之時
棲棲然簡閲車馬惟載是常服者㒸以儆戒甚
熾其事危急故王命之據外以安内而正是四
國焉耳然當軍容㢊弛之後馬未必其素備也
今則備物而齊力四驪而又齊色焉服未必其

夙戒也今則于郊牧之間而戎服既成焉以此出征庶幾中興氣象而允佐天子以繼文武成康之治者乎然吉甫非敢漫然受重寄而已此脩廣顒大之四牡雖薄伐玁狁而膚功即可奏矣然實操嚴翼之心以共武服服者王之賜也而征者王之事也共是服所以集是事也夫玁狁狡焉啓疆我已整居焦穫以待之且又不悛侵我鎬方及乎涇陽之地其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旐旗簡鋒銳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聲罪致討能已乎且戎車之安重前後適如其軒輊之

制四牡之强壯閑習而適中乎馳驟之宜如此其整而暇也有不戰戰必勝矣然惟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使華夷有辨不事窮追此非真有折衝樽俎風張弛並用文武經緯爲法于萬邦者不能也至於功成而膺策勳之燕第見吉甫喜樂而受福祉與向之棲棲者異矣歸自鎬方馳驅日久則備饈以飲御其諸友居者行者之畢集也亦情所必至也當時預斯會者有孝友之張仲在焉夫所與宴者爲賢則吉甫之賢可知矣此其所以克佐宣王中興之功爲内順治而

外威嚴也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芑音起畝叶每彼反奭音肸革叶訖力反

芑苦菜生于田中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曰新菑者言初成田而忌踐踏亦以喻出師之方始也軍行秋毫無犯豈有采芑而人馬皆食者乎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若其車三千每車用甲卒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三千車

當用二十七萬衆極言其盛也師衆干扞也試
肄習蒞衆且練也路車謂象路輿路車之朱色
若戎路則臨陣乃用革鞔而漆之爲黑色無所
謂奭然之朱矣方叔乘路車不乘革車者示非
黷武之意也簟茀以方文竹簟爲車蔽也魚服
魚皮可飾車若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
有纓也路車三句雖言車馬之盛總見其體統
尊而瞻視肅也師行無犯之意于斯亦可見矣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

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叶戶郎反

中鄉民居其田左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車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與戎服不同如賜蟒玉之謂朱芾黃朱之芾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葱蒼色如葱者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葱珩大約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只三命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鞫旅顯允

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鴥音聿 隼叶息允反

鴥急疾貌隼鷂屬戾至爰於也隼之飛而至天甚迅疾矣然必集于其所當止而後可 言士雖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而不可用也鉦以静之鐃也鼓以動之伐擊也凡軍進退皆以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鞠告也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振止也闐闐衆貌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郎此要知此章是方叔平日兵法如此若作與蠻荆合戰則下章聞名而

畏服益難通矣大抵詩詠方叔詳其治兵而略其出兵也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大邦猶言中國元大猶謀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方叔蓋嘗與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畏服也

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過采芑之時故作是詩言采芑者于彼新田于此菑

畝田甫成而不可犯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衆而且練當時車馬皆其素所整飭若方叔率止但見四騏之良馬如飛翼而騰空且路車有奭而簟茀魚服車備之盛也鉤膺鞗革馬飾之盛也豈爲是以修軍容哉故有不俟戎車戎服而威靈已足讋人者惟是約軝錯衡車不必緩輪八鸞瑲瑲馬不必被甲朱芾斯皇則素裳白舄非所事有瑲葱珩則鞸琫容刀非所施矣其從容整暇如此而平日兵法之自詳明馬其武勇之士能深入敵陣者皆集于此亦如

急疾之隼爰集于其所止何翩翩也第見鉦人伐鉦以静之鼓人伐鼓以動之陳師鞠旅而誓告之又且伐鼓而淵淵然振旅而闐闐然其行師始終之號令如此真明請事體乎信服人願允哉此方叔乎又何有于蠢爾之蠻荆敢與中國爲讐耶第見其閱歷深而謀猷壯率素練之師而爲執訊獲醜之人戎車有不嘽嘽焞焞如雷霆之疾者乎然實本於威名素著故不戰而能服人之如斯也可見方叔膺功在社稷重望在邊陲至于軍容之盛特其表若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音龍

攻堅同齊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首章

汎言將往東都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田車田獵之車阜盛大也甫草甫田即今中牟

縣圃田澤也此章指言將狩于圃田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之子空作天子指宣王也舊註指有司則下章

之子大成之說難通矣苗狩獵之通名囂囂衆

盛貌敖鄭山名即上章甫草之地此章言選徒
以獵而行至于東都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奕奕連絡貌赤芾金舄皆諸侯會同之服諸侯
立朱芾而赤芾者會同爲臣故也天官屨人注
云屨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也下有白舄
黑舄無金舄之文故云飾以金也時見曰會殷
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也此言諸侯來會朝于東
都也上章言選徒此章當言行狩乃言會同者
田獵因會同而舉耳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佽音次 柴音忩

決者張弓決射之貌外弛如決河也拾者拾矢待射之貌內收如拾芥也佽者人比次貌準備弓矢以待儠也決拾則弓矢既調調者弓之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既佽則射夫既同射諸侯來朝者同協也諸侯之協同何爲乎惟助我舉柴而已柴積禽也不重獲禽之多重在助字見諸侯樂于趨事而又以獲功讓之天子尊卑之序明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猗音意叶於箇反 破叶音箇反

李象先曰諸侯畢集天子親臨故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按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則駕四黃者必宣王也駕四馬加兩驂則六馬爲天子之制明矣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舍矢如破巧而力也此因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蕭蕭悠悠皆閒暇貌徒卽上章之選徒御卽不失其馳者不驚言比卒事不諠譁也大庖君庖不盈言取之有度不奢欲也此章言其終事嚴

而頒禽溥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之子君子俱指宣王于征卽指田獵有聞無聲卽田獵之事如蕭蕭馬鳴等句是也大成言武備至此全美猶奏樂者之大成也藴氏曰我必聲之然後人聞之我則不聲而人乃聞之必其實有餘也故曰信哉其君子矣誠哉其大成矣

序云宣王復古也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戒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人叙田事之始終而

賛其德業言其勵精而庶務整頓即一車而與人效職既攻矣即一馬而圉人效能既同矣以是馬而駕車四牡龐龐而充實將安往乎惟是將徂東都復會同久曠之大典耳當其時車攻併田車亦既好馬馬同併四牡亦盛大馬第見東有甫草可以田獵者將徂往之而駕言行狩也是以天子預為于苗之舉選徒以獵人衆而聲不譁但聞選者之囂囂而已於是建旐設旄以統之于以搏獸于敖豈不盛哉然東都之行原為會同計也況今王靈丕振五侯九伯莫不

駕四牡而來奕奕乎聯絡于斯地既而入覲服飾鮮明將見赤幅在股金舄在下一會同閒繹乎陳列于前而洛邑爲之生色矣從此行狩衆莫不庀其職決拾既佽而整弓矢既調而均即射夫且同心以助舉柴之多何其奮而不忘讓也且車攻馬同以後馬有餘而四黃備教有素而兩驂不倚御精於御不失馳驅射精於射舍矢如破何百度之維貞耶迨終事而馬不馳驅只聞蕭蕭之聲旌不飛揚只見悠悠之色凡我徒御亦不諠譁而驚可謂嚴矣至于頒禽則又

得十于每等之中散餘於得十之外豈至多取
而成大庖之盈乎信乎其恩威之並著而德業
之大成也夫有聞者中興之號也無聲者威武
之實也大成者合而論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
阜從其群醜戊叶莫吼反禱叶丁口反
戊剛日也伯馬祖天駟房星之神禱禱獲也阜
高大貌從從禽醜類也謂獸之群衆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

從天子之所 馬叶蒲浦反 麌音語

庚午亦剛日差擇齊其足也外事用剛日故禱以戊而擇以庚同聚也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畿內所謂西洛也

瞻彼中原祁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有友右俱叶羽已反

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皆形容獸多之意獸三曰群二曰友燕樂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殪音意

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

言中者微而制者大也　御進也燕用醴所以厚

賓客也

序謂宣王田也吾王旣會同田獵於東都復續

武功于西鎬謂外事必用剛日乃卜戊辰之吉

祭馬祖而禱之蓋田必資馬力也旣祭而車牢

馬健可以歷險而從禽矣繇是將獵而擇其馬

遂以越三日之庚午視獸鹿最多處而從之惟

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且今日

漆沮之所原廣而獸多非復昔日之凋耗矣於

是率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一人復古之心也因而張弓挾矢獲禽獸以爲俎實進于賓客而酌醴焉蓋在左右方欲燕天子而天子寧不溥慈惠于左右以聯上下之情爲蒐狩光哉合前篇見王賦之復軍實之盛師律之嚴綜理之周所以爲復古之詩也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野叶上與反　寡叶果五反）

肅肅羽聲之子指有位者劬勞勞來而安集之

也矜人可憫之人鰥寡其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澤叶徒洛反

中澤澤中也垣墻也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究終也所以勞來之實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惟此哲人謂我劬勞惟彼愚人謂我宣驕 驕叶音高

嗸嗸哀鳴之聲喻流民作歌意也勞者有觸而歌驕者無疾而歎

周室中衰庶民離散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流民述使臣勤勞能布宣德意美使臣所以美

宣王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其音基 將音槍

央中也庭燎燃燭于庭也君子指諸侯將將鸞

鑣聲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晰音制與艾同 噦音諱

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

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音向煇音熏 旂叶渠斤反

鄉晨近曉也煇火氣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序云美宣王也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全篇有次序通是疑問之詞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海叶虎洧反

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水流于海如之兄弟友邦指諸侯言之誰無父母以感動其念亂亂即治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湯音傷行叶戶郎反）

湯湯波流盛貌飛揚無定止也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亂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惟其不蹟所以憂之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中陵陵中也率彼中陵止之義鳥猶知止而相率爲訛言者可無所懲戒乎惟其不知敬之故敬則讒言息矣其興卽不興也敬卽蹟也

此諭諸侯之詩諸侯同姓曰兄弟異姓曰友邦也水之朝宗于海人子之依怙其父母其理一也鴥隼之飛猶知所止而人可不思治以易亂乎不思爲王者而治其民是必無父母之國而後可耳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者哉故爾之不循道而相率爲訛言此吾之所甚憂也爾其敬之讒言自息而君臣一體之義深矣父母之於

予奚擇焉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野叶上與反 檀叶徒沿反

皐澤中水溢出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蘀落也錯礪石也他山疎遠之義樂園親近之義喻言親暱者而不可倚仗疎遠者而及適相資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

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一名楮惡木也與檀相反淵深而渚淺也亦

相反義攻即错也

此連上章因以自勉之詩夫人必自治而後能

治人故傳云所以脩身也鶴鳴九臯聲聞于外

無憂而不著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出入莫知

鄉也樹檀維蘀他山攻玉好惡之間不可不審

也故善察理者無處而不防閑善用人者無介

而不為吾用庶乎其可矣序云誨宣王也即寓

王之自誨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牙叶五胡反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一作圻父司馬掌封圻之兵此必宿衞士也傳云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若代征者呼圻父而告之曰予乃王爪牙之士于以藩衞王室者也胡轉置之憂恤之地而無所止居也乎且遠戍而無休息之時是無所厎止也三呼圻父而若罔聞真不聰矣有母在室而誰之尸

饔是無家也是獨子也而不一之恤何哉序云刺宣王也夫均一宣王耳師出有名則爲六月之篇師還無期則爲祈父之什此行三軍者之所以宜慎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